



侯仁之与永定河

朱祖希

永定河斜贯北京市的西南，是北京地区最大的河流。其上源分南北两支：北支洋河，源自内蒙古兴和县以北的山麓；南支以桑干河为主干，源于山西宁武的管涔山。桑干河在东流至河北省朱官屯附近，与北来的洋河会合以后，始称永定河。永定河切穿北京西山，形成了一条长达108公里长的峡谷，即官厅山峡，尔后在三家店附近出山，泄于平原之上，又东南流经天津市海河流入渤海，全长680多公里。流域面积4.7万平方公里。永定河在北京市界内流经门头沟、石景山、丰台、房山、大兴等区，流长170公里，流域面积3168平方公里。

永定河大约成河于距今数千万年前的第三纪。最早见之于文字记载的是战国时期的《山海经》，称滹水。此后又先后称治水、灋水、湿水、桑干河、卢沟；因其水流浑浊，迁徙无定，别称浑河、小黄河、无定河等。清康熙三十七年(1689年)，卢沟桥以下两岸修筑堤防之后，康熙帝赐名“永定河”，

希冀它能“永远安定”。但永定河仍泛滥如故，而“永定河”之名却一直流传至今。

自有史以来对永定河的研究，包括它的形成、变迁、水文特征、灾害和治理等等，不乏其人。但是，把永定河这样一条自然河流与北京城联系起来，并以历史地理学独特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提示了北京城的起源、变迁……侯仁之先生恐怕是第一人。

侯仁之，当今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

永定河渡口 与北京城的起源

北京城位于华北大平原的北端，恰为内蒙古高原、东北大平原和华北平原三大地理单元的交接地带，也是中原的农业经济与塞上的牧业经济相互汇合交融之地。

远在3000多年以前，当北京城的原始聚落开始孕育、发展的时候，华



蓟城纪念柱

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松辽平原(或称东北平原)之间的文化交流早已存在。一方面是出现于华北平原腹地的中原文化沿着太行山东麓向北方传播,首先进入北京城所在的小平原,然后再从这北京小平原上主要沿着以下几条天然通道,穿越北部的燕山山岭,并继续向山后地区扩散:一条是从北京小平原西北隅的南口入山,越过八达岭,经山间盆地直上内蒙古高原;一条是从北京小平原东北隅的古北口,通过连绵不断的丘陵山地,深入东北平原;还有一条次要的道路,则是沿着燕山山脉的南麓东去,或从中途由滦河切割而成的喜峰口,或从燕山山脉东端的滨海走廊辗转前进,抵达松辽平原。尽管这滨海的走廊开发较晚,却日见重要。

如前所述,北京原始聚落的起源,可以上溯到3000多年以前,那时从华北大平原腹地北上的道路,正是追踪古代文化向北方传播的途径,沿着太行山东麓的山前台地北上,直入北京小平原的。但是,当时在北京小平原与华北大平原之间,由于水网密布、淀泊沼泽散布其间,因而成为南北交通往来的严重障碍,只有沿着太行山东麓的山前台地北上,才最易通行。只是在进入北京小平原之前,必须渡过永定河,而渡过永定河的最好地点,便是后来兴建卢沟桥的地方。因为由此上行,岸高流急,不便越渡;从此下行,河床又逐渐开阔,极易泛滥成灾。于是永定河上的古代渡口,就开始在这里发展起来。

侯仁之先生在确定了永定河的古代渡口之后,随即指出:随着奴隶制社会的发现,从功能来说,才出现了最早的城市。它既是交通的枢纽和物品交换的场所,又往往成为地方势力区域统治的中心。那么,永定河渡口既然是北京小平原上南北往来的交通枢纽,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下,

古代北京城似乎也就应该在这个渡口上发展起来,就像英国伦敦依傍于泰晤士河、法国巴黎依傍于赛纳河一样。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又是为什么呢?

永定河的泛滥 与北京城址的确立

侯仁之先生在研究了永定河小水文特性之后指出:永定河是一条流量很不稳定的河流,像华北地区其他河流一样,在夏季经常遇到洪水暴涨,泛滥无常。这就严重地威胁着一个城市在临近河流的地方成长。因此,古代由南而北的大路在穿越永定河进入北京小平原之后仍然继续前行,只有在距离渡口最近而又最不容易受洪水威胁的一个原始居民点上,这才开始分道扬镳,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

那么,这个“原始居民点”又究竟在哪里呢?

原来,永定河上源海拔都在1500米左右,出山口三家店的海拔为100米,在入北运河时已经接近海平面了。如此急剧的地势变化,决定了永定河河床的陡峻,尤其是官厅山峡长110公

里,海拔高度竟下降了340米,其坡度大于3/1000,但一出三家店,进入北京小平原之后,其坡度陡然降至1/2000;其上游地区不仅黄土广布,桑干河、洋河、妫水河在地质史上还都曾是湖泊的所在,其间沉积有巨厚的湖相沉积物,从而成为永定河泥沙的主要来源。不仅如此,这里的年降雨量虽然只有400~500毫米,但70%集中在夏季,且多暴雨,冲刷土壤,致使河水泥沙量大增,

有时河水中泥沙量高达40%~70%。因而下游淤积很快,河道迁徙无定,灾害频仍。仅从1115年~1949年的记载看,永定河决口、漫溢146次,改道10次,平均每5年就有一次洪灾发生。洪水泛滥的严重威胁,终于逼迫北京城聚落在卢沟桥东北约10公里、莲花池以东相去不远的地方落脚。这就是最早见之于史书记载的蓟。

侯仁之先生在分析蓟城所在的位置时这样说道:蓟城正好处在古代永定河洪积冲积扇背脊的一侧。这里地势平缓、土壤肥沃,且有微微隆起的小丘(“蓟丘”)点缀其间。其城址又正当古代永定河洪积冲积扇的潜水位溢出带,这里地下水源丰沛,便于凿井汲水。而溢出地表的承压地下水,又往往喷泊为流泉、停滯为湖沼,甚至汇流为清澈的小溪。蓟城西部的小湖,通称“西湖”也就是今广安门外莲花池的前身……正是从这个地理位置上,蓟城的原始聚落开始发展起来,代替了永定河上的古代渡口,而成为南北交通名副其实的枢纽,成为北京小平原面向中原腹地的惟一的门户。

1995年有关部门在广安门滨河公园内竖起了一座纪念柱——蓟城纪念柱。





今日莲花池

侯仁之先生为纪念柱撰写了碑文：“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蓟……其地承先启后，源远流长，立石为记，永志不忘。”

永定河与北京城的变迁

古蓟城的具体位置，据侯仁之先生的研究，其西墙在莲花以东，南在莲花池以北；当时的西马沟（即莲花河）流过城西又绕过城南，然后再向东南流去。再参考北魏郦道元所作《水经注》中所记：蓟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古蓟城的北墙就应该在今白云观的北侧。直到唐朝，才有“鳍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的记载。

这个蓟城历经辽南京城、金中都城，先后延续了2200多年，其城址始终未有变迁。直到13世纪60年代，元朝决定迁都北京，并在它的东北郊外选择了以琼华岛为中心，建立历史上名闻中外的大都城。从而奠定了日后发展的基础。

元世祖忽必烈之所以放弃中都城旧址，而另觅新址建设大都城，究其原因固然是莲花河水源有限，难以满足多方面城市用水的需要，而高粱河水系湖泊众多，水源丰沛。还有金中都城位于永定河洪积冲积扇西南侧，

这里地势相对低下，常受到永定河洪水的威胁。《金史》记述浑河之凶猛“黄浪如屋，势如建瓴”。而元大都新址地处永定河洪积冲积扇的脊部，更符合《管子》提出的“凡立

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的选址原则。且自元以降，历经明、清、民国三代，甚至直至今日，北京城城址，一直相沿未变。

正是由于侯仁之先生通过对永定河的研究，才真正揭示了北京的起源及其变迁的地理原因。或者说，正是凭借着永定河所铸就的洪积冲积扇（平原）及地表、地下水源，为北京城的起源、发展，提供了一个极为良好的自然地理基础。从3000多年前蓟城的孕育和出现，到850多年前金中都城成

为我国北方地区的政治中心，再到720多年前元大都的建立，直至明清两代相沿发展，其城址虽略有迁徙，但无一例外都建立在“北京湾”，这个由永定河所形成的洪冲积平原之上，都吸吮着永定河所源源不断提供的甘甜“乳汁”。因之，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永定河，便没有北京城的昨天和今天——永定河是北京城的母亲河。

现如今，侯仁之先生已是年届93岁高龄的老人了。他在回顾一生的学术研究时，曾不无感慨地说：“我还是对北京怀有更深的感情。可以说，是北京培育了我，我深深地热爱北京。正是在对北京的这种深情的推动下，在历史地理的范畴内，我对北京城的历史有了一点点认识。”

今天的北京城正在以其坚定的步伐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迈进。但是，她的“母亲河”早已不堪负重。

为了满足北京日益膨胀的城市用水，国家已启动“南水北调工程”，将长江之水引到北京来。但是，我却总是在期待着：北京城的母亲河——永定河，仍能焕发出青春，恢复昔日的丰姿！^②

（责任编辑 晚晴）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学研究所教授民盟成员

本文摄影：朱祖希



北海琼华岛